

魔槐

● 杨筱憬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魔槐

● 杨筱憬 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槐/杨筱憬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2. 1

ISBN 7-5033-1485-0

I. 魔… II. 杨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2814 号

书 名: 魔 槐

作 者: 杨筱憬

责任编辑: 卢 琳

装帧设计: 十亩装帧工作室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: 100081

电 话: 62183683

E-mail: jfwy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发行所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厂

开 本: A5

字 数: 231 千字

印 张: 8.75

版 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3-1485-0/I·1189

定 价: 20.00 元

内容简介

这是一部真实记录共和国第一支导弹部队官兵命运的小说。从洪荒山区秘密导弹阵地的修建，到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洗礼，30年的风风雨雨，再现了导弹兵不为人知的艰辛创业历程。

神秘而富有灵气的千年古槐；110岁老太婆的历史见证；山村姑娘与导弹兵之间的恩恩怨怨；同为军人却人格境界迥异，灵与肉的较量中展开不同的人生道路；两代日本人对古槐山区的觊觎终成虚幻。苍凉的腥风血雨，独特的传奇故事，史诗般的风格，读后令人感慨不已。

责任编辑：卢琳

责任校对：刘晓京

封面装帧：十亩工作室

目 录

引 子	(1)
第一部 初识魔槐.....	(5)
第二部 混浊岁月	(64)
第三部 飞旋年轮.....	(151)
第四部 魔槐悲歌.....	(220)
后 记	(275)

引 子

先认识一片海、一座山、一棵树。

其实,这片海,人们大都认识,甚至相当熟悉。它叫渤海,又称做京津门户。

然而,这座山,人们则大都不认识,更谈不上熟悉了。它坐落在渤海岸边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。而且,除了它的北面是空旷浩渺的大海之外,它的东面、南面、西面,都是险峻狰狞的大山。它被淹没在绵延的群峰之中,显得太不起眼、太微不足道了。因而,亘古以来,几乎无人开发它,它便成了一座杂草丛生的荒山。

不过,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先人到过这儿,在它上面留下了历史的痕迹。也有一些为数不多的活着的人伴随着它,依附着它,那是它的南山脚下的山民们。百十口人,二十几户人家,组成了叫做军马店的村庄。巴掌般大的小庄子,贴在山脚下,不知贴了多少年了。自然,他们无力开发这座荒山。山间的洼地,已足够他们忙活几辈子了。

关于这座荒山,当地人流传着不知从何时演绎下来的传说:很早很早以前,这一带是深不可测的大海沟子,里面有条恶龙,夜里蹿上岸来,吞食万物生灵。上帝担心把这一带的生灵吞食光了,就令蓬莱八仙来填这道海沟子。可是八仙填了好几年,也没填平海沟。玉皇大帝斥退了八仙,改让太行山山祖来办这件大事。山祖领着四个儿

子,来到这里,使法力把四个儿子化作四座山,填入海沟。大儿子本来最高大,却因填到最深处,变成最矮小的了。恶龙不服,兴风作浪,要翻海倒山,竟把四座山弄得摇摇晃晃。山祖见了,捋了一把胡须,投到大儿子脑袋上,变成一棵大槐树。顿时,槐树根连四山,枝覆海面,降住了恶龙。

中华民族有着数不清的传说。这个传说,也和那许许多多传说一样,只不过表达了民间的愿望。虽无事实根据,却与当地的山水风物紧密相关。就说此地关于山祖填海降龙的传说吧,显然是把良好的愿望、理想,和四座海边大山联系起来了。而且更可以佐证的是,在中间这座最矮的山顶上,确确实实有一棵非常古老的老槐树。愈发妙不可言的是,四座大山,除了裸露的坚硬岩石,就是野草、棘丛、山枣丛,没有一棵成形的树木。惟独这座矮山顶上,奇迹般生长着粗大绝伦的老槐树。

且看这棵老槐树,躯干三人才能合抱,上面满是伤痕和朽洞。它的枝杈,被千百年风雪雷电摧击侵蚀,有的枯朽了,有的断去了,只剩大半个树冠,从那黑褐色的树脖处弯曲下来,挣扎着伸向海的方向。老槐树的根部,看上去令人难以置信。根须赖以抓附的地方,看不到一点黄土的影子,根须竟扎进了腐石之中!裸露在外面的几条大根,水桶般粗,像几条游龙,曲曲折折、高高低低地伸展开去,各自钻入选准的洞穴。到底扎进腐石、岩缝有多深,无法估测。

倘若撇开那捉摸不定的神话传说,实实在在地想一想,这棵孤零零的老槐树,究竟是哪年哪月哪一天,哪一阵风从哪里卷来一粒种子,落在这儿发了芽,开始了它生命的旅途与抗争?也许卷来的不是一粒种子,而是许多粒,除了它生存下来之外,其余那些经不起风刀霜剑的摧击,早早地夭折了。

光想是想不出名堂来的。本书的作者利用与它相伴8年之机,试图为它作出确切的考证。结果,在这里考证出一些绝非传说而载入地方志的历史事件。其一,明代的戚继光率军抗击倭寇时,曾在此山脉中囤积粮草和饲养战马。其二,清代北洋舰队倾没于威海时,有

一小艇官兵突围，驶到这里，靠岸登山，结果仍被敌军围困，弹尽粮绝。20多名官兵，在老槐树旁引爆一桶炸药自尽。其三，抗日战争时期，八路军一个独立营，在此山脉中与日军周旋，创下了可歌可泣的业绩。抗战胜利后，有的在当地担任了领导，有的参加解放军南下，有的因伤残转业回了外地老家。

根据这些考证，本书作者斗胆作出如下推断：老槐树系守军所栽，或为纪念，或为阴凉。倘为纪念，只栽此一棵而已；倘为阴凉，则栽了许多，因水土奇缺而枯死了。年代呢，从老槐树那粗大的躯干、朽落的老皮、黑色的老根来看，怕至少也有几百年了。那么，它初生的年代，该在戚继光抗倭寇时或更久远一些。不论怎样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：老槐树与历代将士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它身上的数以百计的窟窿，并非虫蛀，乃是弹孔演化而成。这里驻扎过历代军队，山下的小村庄，实际上就是历史上的“军马店”。

老槐树历尽沧桑，苍老不堪。每到秋冬季节，叶落枝干，山风吹来，发出呜呜的呼啸，煞是悲凉滋味。然而，这棵顽固的孤槐，蹲在山顶上，与风，与雪，与战火，搏击着、抗争着，在它满是伤疤的躯体上默默地雕刻着岁月。到了春天，它那貌似枯朽的枝杈上，又神奇地生出肥大而密集的叶子。这叶子格外神奇，绿中泛红，远远望去，宛如初秋将红的枫叶。伴着叶子的生长，又开出一串一串洁白的槐花。这花儿不仅奇香无比，而且开放时间特长。几乎一个春天，满山都能闻到那浓郁醉人的香气。

老槐树蹲着的这座矮山，便因孤独苍老的槐树而得名了。当地人叫它孤槐山。而东、南、西三面的大山，当地人称做望槐山。为区分开，又分别称做“东望槐”、“南望槐”、“西望槐”。三座望槐山，都比孤槐山高大连峻，实际上居高临下，俯视着孤槐山。

孤槐山的外表是这样，那么它的腹中呢？按照人们的观察和猜想，它的腹中定是坚硬石头。然而，关于它的腹中，当地人也有一种传说：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个老道人，潜入孤槐山腹洞中，专心烧炼济世之丹，不料惹恼了玉皇大帝，说他用心不良，想蚀毁此山，就派天兵天

将，一阵电火，将山体统统封死。道人出不了山，便在山腹中，把仙丹化作灵气，通过老槐树的根须传到山外，济世于人。关于这个传说，军马店村孙淑贞的百岁老奶奶，形容得活灵活现：槐花儿是道人的仙气，闻一回，加一岁，闻百回，过百岁。老婆婆还说，小时候上山割草，看到石头缝里冒出一缕青烟，就跑回家问老娘，怎么山里面往外冒烟呢，老娘说，唉，那是道人又炼丹了。她复又跑回去看，那青烟不见了。这个传说也不无根据。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道人，无法考证。但后来事实证明：孤槐山的确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山洞，洞口被塌方的石头封死了，洞里面真的住过人呢！

关于这山，这树，这种种传说的介绍，就写到这儿吧。需要交待清楚的是，上面这些，是本书四部的总引子。从公元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 90 年代，在 30 余年的时间里，孤槐山演绎出了新的故事。

也许，几百年后，这段故事，将成为孤槐山新的传说。

第一部 初识魔槐

1

60年代初。仲春。6辆解放牌卡车,拉着一个营的官兵和帐篷、粮秣、炊具,沿着弯曲狭窄的黄沙石子路,颠簸着,摇晃着,歪歪扭扭地朝孤槐山开来。

此时的共和国,正忍受饥饿。几亿公民都在“勒腰带”。但,饥饿的共和国愈发清醒,更懂得如何抵御外来的蹂躏。公民们以瓜菜代粮,终日喝照得见人影的稀粥,省出玉珍珠贵般的高粱米、玉米面、小米,供给部队,让共和国的哨兵填饱肚子。

而且,共和国的防御体系,在不断地调整、更新,艰难地追赶着世界先进水平。选择在孤槐山修建岸对舰导弹阵地,就是统帅部追赶世界的一步棋。

上级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梅家梁指挥的新兵营。规定在一年之内,完成导弹阵地的施工。营长梅家梁坐在第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,心头很沉重。他担心的不是士兵。这300多个训练了4个月的新兵小伙子,士气旺着呢。他担心的是粮秣、炸药、工具、水泥、钢筋的奇缺……

载兵的汽车驶近孤槐山时,王国栋挤到车帮边,双手抓牢绿色的

木栏杆，望着圆圆的孤槐山和那山顶上影影绰绰的大树，问：“相国情，你看它像什么？”

相国情也直着脖子在看呢。他想了片刻，说：“像将军的大帽盔，那树是帽缨子。”

“不像不像！”王国栋连连摇头，“它像个大萝卜，圆萝卜，树是萝卜叶子！”

其实，王国栋很佩服相国情的比喻，但心里正嫉恨着他，那嫉恨是在中学的操场上开始的。因为嫉恨他，所以处处和他作对。

汽车轰轰隆隆穿过小山村军马店时，村民们好奇地跑出来看着。人堆里，有一高一矮两个小姑娘，高的十二三岁，矮的八九岁，都生着圆圆的小红脸，穿着手工缝制的衣裤。因为饥饿，两个小姑娘都十分单薄。她俩一人一边，搀着个干瘦干瘦的老婆婆。老婆婆看去很老了，头顶上只有几绺干枯的白发，阳光照射下，头顶赫然显露出同样是干枯的粉白色皮肉。汽车驶过她们身边的时候，相国情看到了老婆婆的神情。老婆婆闭住嘴巴，全神贯注地看着驶过的汽车和车上的士兵，一双老眼里流露出了让人为之心动的光芒。她身边的两个小姑娘，没有蹦跳，没有喊叫，也在挺认真挺专注地看汽车，看士兵，有几分好奇，又有几分羞怯。相国情也看了看她们。小姑娘的褂子，都打着几个补丁。她们的黑眼珠，因饥饿陷在眼窝里。脸上的红色，并无光泽，那多半是由于兴奋和羞怯，被春天和暖的阳光映照出来的。不知怎么，看到老婆婆和两个饥饿的小姑娘，相国情心里涌起一阵莫名其妙的情感。那春日春风里站着的三个羸弱的形象，不知不觉留在了他的心里。

汽车在上级机关早就勘察好并征用来的一块平地上停了下来。这块平地，离军马店村 50 多米，离孤槐山的山顶 800 多米。施工营将在这里安营扎寨。营长梅家梁招呼一声，各连便按着分好的地盘，支帐篷，起锅灶。一时间，山谷里热闹起来了。

新兵王国栋和相国情，按建制分在施工三连二排二班。他俩负责支本班的帐篷。干着干着，王国栋忽然“咦”了一声，接着又抽了抽

鼻子：“相国情，这是什么味儿？”

相国情也闻到了阵阵香气。刚才没有留意，现在听王国栋这一问，就直起腰来，四下里看了看。顺着风向，他的目光停留在 800 米外的山顶上，风是从那儿吹来的。啊，蓝天下，山顶上，那棵大树，似乎在春风里微微摇动。香气，就是从那里吹来的。相国情仔细分辨着阵阵幽香。突然，他大叫一声：“是槐花的香味！山顶上那棵大树，是槐树！”

相隔 800 米远，竟能闻到槐花的香味！这神奇的现象，立刻激起新兵们的兴趣。支完了帐篷，已是下午 5 点来钟，但新兵们顾不得劳累和饥肠辘辘，互相吆喝着，朝山顶奔去，要看看那即将施工的地方，看看那棵送来花香的老槐树。当然，也看看山那边有什么光景。

相国情、王国栋和一排的冯建宝、王振东，冲在前头。梅家梁见了这情形，没有阻止，愣了一下，对教导员姚德贵说：“老姚，我跟他们上山看看。”说完，朝山顶爬去。快 40 岁的人了，自然赶不上小伙子们，再说腰上还有战争年代留下的枪伤。但他不甘落后，吭哧吭哧地紧跟在新兵们的后面。

一到山顶，相国情顿时眼睛一亮：啊，大海！山的北面不远处，就是那想像了多少次、梦见了多少次的大海！但此时站在山顶上，望见那一望无际、烟波浩渺的大海，昔日那想像中的海，梦中的海，便一下子都不是海了！相国情此时还顾不得用心旷神怡来形容自己的心境，只觉得眼界大开，心胸在扩展、扩展，海风吹来了，扑在脸上，潮乎乎的好舒服。他一蹦老高，高声大嗓地喊了起来，连自己也不知喊了什么东西。周围的新兵战友们也在蹦，也在跳，也在喊叫。是啊，对这群 60 年代的高中毕业生来说，十七八岁的年纪，本来就几分天真，几分朴实，本来就激动，此时看到了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神奇光景，哪能不兴奋呢？一个个嗓子变高了，变尖了，俨然成了一群姑娘似的，呀呀叫个不停。王国栋身体从小就高大笨重，此时跳不了相国情那么高，但也不甘落低，身体一蹿一蹿，拔着脖子喊大海。

新兵们喊叫了半天，蹦跳了半天，情绪才稍稍稳定下来，注意力

转向那棵在春日黄昏里默默散发浓香的老槐树。老槐树奇形怪状，惹得新兵们刚刚平稳的情绪，又一次躁动起来。他们边向老槐树近旁跑着，边品评着。

“唉呀，快看哪，槐树的叶子是红色的！”身材高挑、脸色白净、说话一副姑娘腔的新兵冯建宝，首先尖声尖气地嚷起来。

“去撸串花儿尝尝，这山上的槐花肯定比咱家乡平原的槐花香甜！”王国栋先盯上了老槐树的花儿，几步蹿上去，伸手拉住一根低垂下来的树枝，咔嚓一声折了下来，撸了一把又白又嫩的槐花，飞快地塞进嘴里，嚼了几口，“咕咚”咽进肚里，眉飞色舞地赞道：“果然很香很甜！”

王振东也来到树下，见王国栋折了那么大一根枝子，不高兴地说：“你怎么这样干？都像你一样乱折一气，槐树不就折秃了？”

“哟！见我吃了槐花眼红是不是？谁愿吃谁折呀，这又不是谁家的！”王国栋又撸了一把花，故意狠狠地塞进嘴里，吧唧吧唧嚼着，还有一个劲咕哝：“香，香！甜，甜！”

王振东轻蔑地瞪了他一眼，到一边看叶赏花去了。

相国情关注的是老槐树的躯干。他绕着老槐树转着，看着。那上面的累累伤痕和洞眼，使他陷入沉思。在几个新兵闹嚷嚷牵起手，合抱着老槐树喊叫的工夫，他独自默默地一个一个地数着。数了半天，数清老槐树身上共有 376 个洞眼，大的如碗口，小的如瓶嘴。伸手掏去，洞里是软酥酥的木屑子。

王国栋仰头望着，说：“上边那些洞里，准有东西，来，相国情，蹲下！”

相国情想着参军几个月来，和王国栋处处别别扭扭，今后还怎么在一个山头上滚？总得缓和一下，也算是“得势让人”吧。于是，他蹲在了槐树旁，听凭王国栋脱了胶鞋的脚丫子踩在自己的肩膀上，忍住臭烘烘的气味，手抠着槐树的老皮，颤颤地把王国栋顶了起来，活像一个小青蛙顶住一个大青蛙。

还真让王国栋猜着了。他在一个洞里抠摸了半天，竟抠出一把

黑锈累累的短剑来。换了个洞再抠，又抠出几个带花纹的鸟蛋。他的手又伸向一个洞，突然“啊”地尖叫了一声，一只毛茸茸叫不出名字的小动物，狠狠地咬在他的手背上，疼得他身体一哆嗦，从相国情的肩上跌了下来，滚在地上，捂着手背直哎哟。

“你们啊，刚上山就胡闹！”营长梅家梁走了过来。相国情要扶王国栋去包扎，王国栋一甩肩膀，挺站起身子，用嘴嘬干手背上的血，一脚把那咬人的小动物踩死，说：“营长营长，树洞里藏着好多好多秘密耶！”

“抽烟吗？”梅家梁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掏出一盒恒大牌香烟。

王国栋紧挨梅家梁坐下，伸手拽出两支，一支叼在嘴上，另一支递给相国情。梅家梁刚要划火，王国栋掏出个崭新的打火机，咔嚓打着，用手捂着火苗，伸到梅家梁胡茬青青的嘴巴下面。然后，他先给自己点着，再转身把火苗捧给相国情。

“你们看过电影《甲午风云》没有？”梅家梁又问。

“看过。”相国情说。

“我……看了两遍！”王国栋说。

梅家梁声调沉重了：“北洋舰队，经营了十几年，后来全军覆没。丁汝昌吞了烟土，刘步蟾朝自己开了枪。十几个士兵逃到孤槐山来，就在这棵槐树下，抱成一堆点燃了炸药包……”

“死得惨……”相国情喃喃着。

“死得冤！”王国栋吼起来。

梅家梁伸手朝北一指：“看到那片海了吗？邓世昌的‘致远’舰，就是在那里沉没的。”

那片碧蓝碧蓝的大海上，正卷着层层白色浪花。几艘打鱼的小船，在浪花里飘荡着。远远望去，小船只有巴掌大，船头上的身影手指头似的，模模糊糊地一晃，撒出去一张白纱巾似的网……

2

万没想到,白天暖融融的天气,到了夜间突然剧变。呼呼的冷风,不知从哪里卷来,把个春天的气息刮得全无。接着天空浓云密布,又出人意料地响起闷雷,不一会儿又哗哗地下起大雨。气温继续下降,帐篷里竟寒气袭人了。

10平方米的帐篷,睡一个班,12个人。虽然几乎人挨着人睡,可还是冷得厉害。大家都严严实实地裹紧军用被,还是觉着冷,一个个又把腿蜷进怀里。

相国情的铺位靠着帐篷门口,冷得更厉害。睡他里边的王国栋,已进入梦乡打起呼噜。相国情在这一点上真佩服王国栋:什么都能吃得下,吃什么都能吃得胖,什么条件下都能睡得香,而且一睡就像猪似的,睡得死香死香。在新兵连里几个月,别人都踢正步踢得掉了膘,王国栋不但没掉,还肥了5斤多。一米七三的大个子,体重一百八,真称得上彪形大汉了。那天中午吃小米饭,沙子特多,别人都咽不下去,王国栋把炒白菜倒进碗里,和着小米饭一搅拌,呼噜呼噜扒进肚里。见相国情不吃,又把这一份饭菜也吞吃了。相国情的胃不争气,倘若吃了那沙子多的小米饭,准得胃疼。不争气的胃口牵连了全身,瘦瘦巴巴,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。这副弱不禁风的身子骨,在中学操场上抵拐,吃尽了王国栋的苦头。

听着帐篷外的风声、雨声,相国情满脑子都是个冷字。毕竟白天在汽车上颠簸了半天,又支了半天帐篷,又爬了山,身子很乏,相国情冷着冷着还是迷糊过去了。

迷迷糊糊之中,相国情起身离开了帐篷。啊,漫天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,遍地都是洁白的雪。他独个儿钻在风雪里。整个世界都是寒冷的雪的世界。他漫无目标,在雪地里跋涉着。大雪没过膝盖骨,走一步拔一下腿,好吃力呀。越走越冷,越走越冷。他觉得两腿冻麻木了,陷进深深的雪中拔不出来了,使劲地拔,还是拔不出来。张目

四望，四周都是雪的世界，看不到村庄，看不到人家，想大声喊叫，好像嘴也给冻住了，喊不出声音。真是到了“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”的地步了，任凭风刀雪剑从脸上削过去，削得他睁不开眼了，只觉得四周尽是雪，分不清天和地，辨不出东南西北。他简直绝望了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小红点在远处的风雪里闪耀，像夜空里时隐时现的星星。小红点朝他的方向飘来，越来越近，渐渐地变成一束火苗苗。他兴奋起来，觉得自己有救了，盼望着火苗苗快些靠近。近了，更近了，啊，那不是火苗苗，是围在姑娘头上的大红围巾，在风雪中飘荡。姑娘怎么这么眼熟？瓜子脸，大眼睛，又黑又均匀的眉毛，不说话就带三分笑的小嘴。噢，想起来了，这是同学林琳。林琳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知道我陷进雪里了？你真好……

林琳却不对他说话，只同情地膘了他一眼，嘴角调皮地一笑，不声不响地把怀里一捆干柴放在相国情面前，划根火柴一点，干柴堆就呼地烧起来了！相国情烤啊，烤啊，烤得周身暖暖的。忽然，林琳身边又多了一个人，高高大大，粗粗壮壮，比林琳高半截身子，对着林琳比比画画，大声嚷嚷：“别管他，别管他，他是屌货，窝囊废！”林琳看看相国情，竟也跟着说：“对，对，他真是屌货，耍包！”接着对那高大男的莞尔一笑。相国情忽然看清，那个高大个儿的男的是王国栋，心头一炸，想大喊“我不是屌货”，可是喊不出口，眼巴巴看着王国栋拎着林琳走了。他一急，一下子从雪中拔出腿来，追了上去。眼看就追上了，只差一步远了，可这一步，好似千万里，就是追不上。拼命朝前一冲，绊了个大跟头。眼前一亮，醒了。

帐篷里的人正在快速穿衣服。天已经亮了，并且放晴了。相国情赶紧精神一抖，起身穿衣。这才发现，身上多了条棉垫子，旁边不远处，有一个烧完木柴的灰堆。这是夜里，连长或者排长做的事情。

3

孤槐山的石头硬得出奇。十二磅大锤砸在钢钎上，钢钎直蹦。

王国栋被那小动物咬伤的手背，化脓了，不敢再抡锤，给相国倩掌钎。钢钎跳一跳，他就骂一声。一抬眼，见梅家梁走了过来，就眼珠一转，牙一咬，手一歪，噗，相国倩的大锤砸在了结着脓疤的手背上。脓疤砸裂了，汩汩地涌着脓血。相国倩一惊，住了锤。

“打呀，快打呀你！”王国栋吼着，又扶起钢钎，手背上的脓血淌下来，滴在石头上。

这是导弹阵地施工的第一环节，开辟三米宽的上山路。路用炸碎的石子来铺，顺着山势，蜿蜒上山。将来，十几吨重的导弹发射架，由履带式牵引车从这条石子路拖上山头阵地。整个山路分作三段，三个连队各干一段。谁也不甘落后。由于营里统一规定放炮时间，各连就都抢着在点炮之前多打几个炮眼。新兵们冲劲十足，但基本上都是初学乍练，技术不行，特别是打锤，常常打歪，不是打在石头上，就是打在掌钎者的手背上。10锤中，有四五锤打不到钢钎上。相国倩苦练了几天，收工后也悄悄地练，在地上划个小圆圈，照着圆圈练打准。因此，他虽然打得力气不是很大，准头在全连还算好的。排长、连长、营长，都在不同场合表扬了相国倩。立在工地中间的宣传栏上，有一篇稿子专门写了相国倩练打锤的故事。这一切，使得王国栋心里颇不是滋味。他一边掌钎，一边琢磨着怎么胜过相国倩。别看王国栋外表憨厚，内心里却有不少花花点子。刚才这一招，他对自己施了苦肉计。这计策一举两得：既在营长面前显示出自己带伤战斗的顽强精神，又让营长看看，相国倩打锤，也不是你们表扬的那么准嘛！他这一招果然奏效了。营长梅家梁走过来，看看王国栋淌血的手，眼里流露出赞许的目光。王国栋知道，今晚点名表扬的名单里，少不了“王国栋”三个字了。

梅家梁掏出一卷纱布，给王国栋缠上，扭头对相国倩说：“小心点嘛，小伙子！”

“没事没事！”王国栋扶着钢钎说。

梅家梁转到别处去了。

“你——怎么能这样？”相国倩愤怒地质问。